

STARCRRAFT

# 戰火正揚

James Waugh

BILZARD  
ENTERTAINMENT

鄂姆謝在綠茵谷 12 區之役被異化蟲殺死。那是母巢之戰時，一場未被記錄在史書上的背水戰役。

當時鄂姆謝只是個孩子，剛從學校畢業，臉孔稚嫩，滿腦子憤世嫉俗的想法，是那種在自治聯盟陸戰隊裡待不長的類型。十八歲但前途茫然的他，跑去挨家挨戶地推銷違規手機，好賺錢帶女孩出去玩和繳房租。有一天，他敲了羅伯特·莫瑞中士的門。這名自治聯盟陸戰隊的招募員對鄂姆謝的貨物並不太感興趣。三天之後，他坐在一艘運輸船上，前往圖拉克斯二號星的訓練營，滿腦子都是英勇作戰場面、讚到不行的瘋狂假期，和光榮徽章的故事。但和蟲族作戰並不屬於他當初聽到的工作內容。看著一群男人，或者在許多情況下是看著一群男孩，在自己面前被怪物們活生生撕碎肢解，看著他們口吐鮮血，將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CMC）的頭盔噴的血淋淋，活像個恐怖雞尾酒攪拌器一樣，這實在讓人感受不到什麼光榮。

晚上，R 中隊全都蜷縮在快速架設好、潮溼又安靜的軍營裡時，他會掏出一支違規手機，調出一張照片給其他人看。「戰爭結束後，我要立刻去找這個女孩。」那是個漂亮的金髮女孩，留著馬洛威豪門流行的蓬鬆、卷曲髮型。女孩的名字叫瑪麗·勞，他在遇見莫瑞中士的前幾天才認識她。「去……你追不到的，小子。這可是上流貨色。」柏克這名老陸戰隊會嘲弄他。「她配我這樣的種馬才合適。」

他們是在一間非法的地下嗑藥酒吧相遇的，要嘛你得有錢到自己開一間，不然就得認識能引薦你的人物才進得去。關於那炎熱的夜晚，他只記得腎上腺素高漲之下的記憶片段——熱舞、歡笑、以及威士忌。他說他和她接過吻。至少，他覺得有，他希望的確有。他拿到了她的聯絡方式，然後持續透過極度昂貴的行星通訊保持聯絡。隨著幾週時間過去，他在前線戰場的時間越來越多，距離死亡越來越近，她對他來說也漸漸不只是個女孩，而是一種理想，一種象徵著他不用再服役的日子中，他可以不用穿著厚重的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也不用和一群像老大哥一樣的年長陸戰隊擠在一起，嘴裡說出的每一句「天真」話語都被人拿來戲弄的美好理想。他祈禱自己不再是「小鬼」的那天趕快到來。她的模樣能提醒他過去的時光，那時他還沒聽過成群異化蟲衝向他的聲音，也不知道面對無可避免的鮮血、痛苦與死亡是什麼感覺。這類經歷是會改變一個人的。

「你等著瞧吧。」他總是這樣說，臉上掛著夢想家式的傲慢微笑，一面盯著她的照片，一面沈醉在未來的可能性裡。「沒錯，等著瞧吧，老大。」

鄂姆謝被異化蟲殺死的那天，和戰爭中其他數不清的日子沒什麼不同。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等待。他們坐著，聽著風聲掀起呼嘯又陷入寂靜。那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R 中隊的任務是守住陣線，保護綠茵谷 12 區，這是一個位於安塞姆南方半島的通訊中繼站。一週前，他們在衛星系統的周圍挖了深深的壕溝，並在陣地週邊佈署了碉堡和兩架攻城坦克，並且搭建了一座基地來接收資料並傳送給深入該區域的艦隊。雖然也搭建了兵營，但是 R 中隊根本沒待在裡面。在戰場上，區區幾秒的寶貴時間就能在一場突襲中決定任務勝敗，所以塵土繚繞的壕溝雖不舒適，卻已成為他們的家。

沒有人想到蟲族真的會攻擊綠茵谷。以戰爭的大局來說，那裡的戰略價值微乎其微。所以當警報聲劃破寂靜，R 中隊的維吉爾·凱恩中士吼叫著下令時，他的陸戰隊員全都慌忙起身，準備迎接最惡劣的局勢。但那不是最糟的，敵人只是一群來送死的異化蟲。牠們的行動沒有任何意義，這群野獸寡不敵眾、處於劣勢，不過愚蠢的異形還是沒頭沒腦地往前衝。

在肉眼看見之前，你大老遠就能聽見牠們，牠們尖銳振動的咔嗒聲響會鑽進你的耳裡。

「牠們到底來做什麼？這裡哪有什麼東西？」鄂姆謝能看見牠們了。二十隻異化蟲齜牙咧嘴、張牙舞爪，口裡淌著可怖的黏液，用強健的腿向前推進；看起來就像被殘酷主人放出的突變瘋狗一般。鄂姆謝的問題沒有得到答案。超音速刺針的聲響呼嘯在空中，沒有時間思考了，唯一需要的只有行動。

以數量而言，那群異化蟲其實居於劣勢，但這點對牠們來說似乎並不重要。彷彿只要能殺死一個人類，就能抵上牠們的十條命一樣。R 中隊很快就領悟到指揮部下令挖掘壕溝是個壞主意。幾隻異化蟲成功爬進了那道窄溝，由於陸戰隊員們穿著厚重的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R 中隊裡的許多人就這樣和牠們困在一起，友方的砲火像冰雹一般落下，打進臨時挖出的泥土牆中。

被異化蟲擊中時，鄂姆謝發出了慘叫。他嚎叫著，看著一隻剃刀般的爪子刺穿他的面罩，深深插進他的鎖骨；接著另一隻爪子來襲，將他的盔甲像錫罐頭一樣切開。

那群野獸被殺光時，他還活著。他仍舊不明白為什麼牠們要在明顯沒有生存希望的情況下進攻。

明明就殺不了幾個人，幹嘛要發動攻擊，幹嘛要來殺他。當他失去意識的同時，戰鬥藥劑注入他的血管，心跳減慢成和緩的撲通、撲通聲；他身上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的保護裝置試著封閉他被切開的動脈。柏克摟著他的身子輕輕搖晃，凱恩中士在旁邊看著，鄂姆謝低聲吐出一個名字，「瑪麗·勞。」

\*\*\*

維吉爾·凱恩的慘叫穿過了黑暗。那條夜汗浸透的被單，在從他赤裸的身子踢開後，已經變得冰冷。

「維吉爾！」露菲邊抓住他的手臂說道，邊將他拉回舒服的枕頭窩裡，用柔軟的嘴唇吻著他。「我在這，寶貝，你就在我身邊。」她輕撫著他強健的肩頭，柔順的金髮像絲綢般灑在他石頭一樣結實的肌肉上。維吉爾的呼吸沈重，幾乎像在喘息。他的胸口上下起伏，心臟劇烈跳動。

「該死。我……對不起，小露……我……」

「噓，沒關係，寶貝，我知道。我知道。」

在這一年的戀愛關係中，她已經漸漸習慣於他的惡夢……那些記憶的夢魘。在訂婚時，她決定要接納這一切。她漸漸習慣將他叫醒，拭去他臉上的淚水，然後看著這壯健有力的男人在睡眠中柔弱地哭泣。這只是讓她愛上他的另一個原因。

「我只是……牠們回來了，寶貝。我不敢相信牠們回來了。我知道會有這麼一天，但……男人總是有所期待，妳懂嗎？」

女人也是。她這樣想。「維吉爾，你別理會召集的事。不用回去，我跟你說過了，我們都說好交給爸爸去料理一切。我們要從頭開始，沒有人會知道你是誰，沒有人需要知道你去過哪裡。到了明天晚上，就再也不用理會這一切了。」

他為這番話思索了好一陣子才回答。他想著這種可能性，不再是在母巢之戰裡和蟲族搏鬥的那個人的可能性。他曾經堅守陣地好幾個月，抵禦一波波的異化蟲攻擊並存活下來。他不知道少了這個部分，自己究竟算是什麼人。一想到要這樣做，對他來說是一種更令人害怕的體驗。

「我知道，小露。我知道。但我心裡……我一直不是個會逃避的人。」

「你不是在逃避。該死，你被蒙斯克洗腦了。他有新的陸戰隊來處理這件事。他為你、為我們做過什麼了？你的手術錢是爸爸替你付的，不是自治聯盟。你欠國家的債已經還清了，你自己心裡清楚得很。維吉爾，你在鬼門關前徘徊多少次？你失去了多少朋友？」

「我不想再討論這個了。」他想起上床前看到的 UNN 報導。他回想著那些影像，成群蟲族席捲了提瑞亞，淹沒了一隊又一隊的士兵。他想像著那些牙齒、爪子和牠們衝鋒時那和音般的可怖咔嚓聲。

「維吉爾，這召集令本身就是個錯誤。你已經離開軍隊了。他們沒有權力為了新的威脅就把你叫回去。你四年前在那裡賣命，這次就交給其他人吧。」

「露菲，我跟妳說過我不會回去……我不會的。」

他湊過去親了她額頭一下，就像他每天晚上關燈睡覺前做的一樣。他將她嬌小的身子拉向自己，那種溫暖和柔軟讓人感到安心。當他們分開時，她用手指撫摸從他脖子直到肚臍的那道巨大傷疤，然後往上游移，觸碰他用斯卡雷皮繩掛在脖子上的那顆異化蟲牙齒。

「我討厭這東西。你知道我不喜歡你在床上還戴著它。會戳痛我的……把它拿掉。」

他微微笑著。「好，我會拿掉。」他照做了，將牙齒放到床頭的小桌上。

「明天我們就走……將一切拋到腦後。再說，我也犧牲了一些東西，維吉爾。我也得重新開始，離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爸爸。」

「我知道的。」

「那快去睡覺吧，阿呆！」

在她翻身之後，維吉爾瞪著天花板的風扇。那風扇轉啊轉的，外頭的黃色月光將葉片影子投射在昏暗的牆壁上。他想著露菲為他帶來的新生活。這是幫助他拋下過往一切的救贖。他懷疑，在面對過蟲族的侵略，看著朋友被異化蟲殺死，凝視過牠們空洞陰冷的眼睛後，到底有沒有人可以將這些影像從腦中深處徹底祛除。

\*\*\*

UNN 的報導恐怖得讓人想別開頭，但他不能。從天亮後他就一直醒著，緊盯著螢幕啜飲熱咖啡。露菲走進廚房時，他幾乎已經喝完了一整壺。

「維吉爾，你為什麼在看報導？」

「難道你不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至少得確定我們還有行星運輸機可用。現在正在打仗，寶貝。」

畫面上播放著戰爭中的一景。一艘戰巡艦朝一座摩天樓墜落，飛螳或俯衝、或群聚在半空，朝著它失火冒煙的船體攻擊。文字跑馬燈佔據了半個螢幕，上面全是些負面消息，全都是令人頭皮發麻的屍體數、被攻打的星球、傷亡人數之類。戰況確實是如火如荼。

「神啊。」露菲用兩隻手捂住她的嘴。就一早起來頭髮亂糟糟、睫毛膏都糊了，她看上去仍舊是個嬌小而善良的美人。「這太可怕了。」

「我去打電話給爸爸。他說偽造的身分文件今天下午就能好。」

「你父親這樣做冒的風險很大。這麼好的政府工作可不是隨便就能找到。」

「你不覺得為了他女兒和未來的女婿，值得冒這樣的風險嗎？」

他點點頭，轉頭看向螢幕。攝影機器人正拍著一名記者尖叫著朝一條巷子跑去的景象。

「該死。」維吉爾看見牠們包圍那個角落、蜂擁而上，圍攻記者和攝影機器人。那裡有數不清的異化蟲：尖銳的長爪子向外揮砍著，甲殼碰在狹窄的牆壁上咔嗒作響。那些死寂、毫無感情的眼睛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畫面很快被切換成 UNN 當家新聞主播唐尼·弗米利恩在播報室的景象，時機正好在攝影機器人被異化蟲給淹沒之前。主播的臉色極度蒼白，看見同事即將慘死，他掩飾不住內心的動搖。

「他是不是……？」

「沒錯。」維吉爾直接回答了，免得她真的問出口。「妳不是要打給爸爸？」

「對、對，」她邊說邊離開了廚房。

維吉爾啜了一口咖啡。他的腦子裡不斷重複異化蟲向前逼進、攻入小巷的景象。那景象讓它回想起許久之前的那些壕溝。他深深吐了一口氣，呼出肺部中每一絲空氣，然後並閉上眼。現在正在打仗。

\*\*\*

奧比在阿斯提利亞的長蔭峽谷被異化蟲殺死。那時正是峽谷著名的蕃紅花色黃昏時分。

奧比是個再社會化改造人，壯碩憨傻，帶著記憶被替換竄改過的人特有的喜悅笑容。但維吉爾、柏克、戴夫乃至整個 R 中隊都不以為意。以一個「社改人」來說他並不壞。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出色戰士。和大多數社改人一樣，他總是站在戰場的最前線，衝向成群的蟲族，面對牠們第一波的攻擊。先是在聯邦部隊，然後是自治聯盟，他這四年來經歷過的戰事比大多數士兵一輩子所能見到的還多，但總是有辦法活著從前線回來，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上濺滿了膿水，臉上帶著那傻氣的咧嘴笑容。



不用執勤的時候，奧比會說說他在寧寂星主大陸鄉間長大的事。他追憶著那覆蓋在長草之下的美麗綠色丘陵，彷彿永恆綿延在藍天與棉絮般的雲朵之下。他會提起那群搖著尾巴、不論去哪都跟在他身後的小狗，以及他有多愛在懶洋洋的下午坐在某棵菩提樹的樹蔭下，任由牠們用溫暖潮溼的舌頭舔他的臉。那是個詩歌般悠閒的童年，他總是無比懷念。這就是他戰鬥的理由，為了讓其他人同樣能享受他回憶中那樣的美好時光，讓人類能抵禦蟲族、神族以及任何干擾者。

當然，那些是在諾里斯四號星一處再社會改造中心植入的虛假記憶。R 中隊的所有人都知道，也曾從其他社改人口中聽過一模一樣的偽造記憶，但沒有人對那名溫和的巨漢或他虛假的回憶說過任何一句不好聽的話。在巴企斯衛星的貓屋酒吧裡渡過假期時，曾經有個 A 中隊的傢伙喝了太多尤摩捷烈酒，試圖告訴奧比那些回憶都是假的。他很快就在腹部吃了維吉爾一拳，引發了一場陸戰隊員之間的酒吧混戰。維吉爾想讓奧比獨享那段回憶。不論真假，那都是那巨漢每天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時唯一的慰藉。沒有人有權力去剝奪它們的存在。

在奈弗爾二號星的街道上，凱恩和奧比遇見了一個女人。女人一看到巨漢便指著他發出尖叫。「是那個屠夫！我的天啊，是傲水星的屠夫！他怎麼在這裡！？阻止他！誰快點來阻止他！」她很快就被當地機關給護送走了。凱恩和奧比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幾週之後，為這起意外困擾許久的凱恩對他幸運得到的前線士兵做了一些調查。他這才理解為什麼人家說關於社改士兵的事，有時還是別知道比較好。那個說著和小狗嬉戲與永恆美麗山丘的奧比，正是在行星首都貧民窟犯下橫跨十年的連續殺人案件而被稱為「傲水星的屠夫」。他最著名的就是愛以酷刑折磨他的被害人，享受他們痛苦尖叫的聲音，而且還會讓他們飽受煎熬好幾天才死去。附在檔案上的影像令人覺得恐怖，凱恩這才了解之前見過奧比在戰場上展現出的那種兇蠻是從何而來。但每當奧比談論起那些毛茸茸小狗是如何用小乳牙啃他的手臂，濕潤的鼻子是如何讓他起了雞皮疙瘩時，他的雙眼又會閃爍那喜悅的光芒；而凱恩想到的卻是社改計畫有多麼的成功——它甚至能為最惡劣的人類帶來救贖。

異化蟲殺死奧比時，他深深跪倒在紫色的濃厚蟲苔裡。R 中隊藉著一支火蝙蝠分隊，伴隨攻城坦克與巨人的轟炸掩護，攻進了長蔭峽谷。按照凱恩的說法，他們是來進行一次「清潔」任務。蟲族的感染被逼退到峽谷深處的一座蟲巢。只要有一座蟲巢存在於阿斯提利亞，蟲族就永遠不會停止攻擊。這次攻擊行動十分成功。燒焦的刺蛇屍體陷入蟲苔裡，孵化池中滿是幼蟲的死屍。孵化所和其他各種建築一邊噴濺著膿漿一邊倒下。

坦克砲火的雷鳴震動著奧比的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和往常一樣，他負責帶頭衝鋒，頂著戰火的前端直接深入蟲巢。看起來沒有剩下多少蟲族，大多在巨人的機關砲火下被放倒了。奧比覺得已經沒什麼威脅了，於是放低了他的電磁步槍，看著他和手下們完成的屠殺偉業。那是屬於人類的一幕光榮場景。原屬於蟲族建築的活體結構四分五裂，抽搐顫動的血脈突了出來，在地上噴洒出濃厚的血霧。這是一場勝利。奧比感覺到一絲驕傲。

一群異化蟲從附近的孵化池暴跳出來，發出猛烈的雜音和難以聽聞的尖嘯。奧比沒有看見牠們。根本沒人注意到牠們。峽谷著名的落日金光將一切染成了無聲的墨色，而聲名狼藉的疏長影子在蟲苔上切出了一道道黑暗的痕跡。這景象肯定深深觸動了那位總能幸運活下來的大兵。彷彿在光輝中躍動的塵埃讓他想起在那假造的年輕回憶中隨著鄉間微風飄蕩的落葉。

當他倒下、臉先陷入蟲苔之中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什麼打倒。異化蟲成群撲到他的身上，又割又刺、又砍又切，就像進食的野生動物一般，彼此搶著位置，彷彿在享受著讓每一隻成員都有機會將爪子深深刺入腳下肉塊的樂趣。

當戰鬥結束時，傲水星的屠夫已經沒剩下多少殘跡。如今的他就像是撒在紫色蟲苔上的墨跡污漬一樣，只在曾與他並肩作戰的戰友心中留下永遠的回憶。

\*\*\*

「你可以種東西。希羅星的農業系統相當不錯，」露菲邊說邊將一件薰衣草色的上衣塞進她的背包裡。

「我們要當農夫了？」

「是啊，誰說不行呢？」她的笑聲很悅耳。「我覺得聽起來很不錯，你不覺得嗎？」

維吉爾伸手到衣櫃裡，從架子上取下一件圓領衫。她等著他的回答。他慢條斯理地把衣架從領口拿出來，丟到一邊去，再將衣服放進袋子裡。

「怎麼樣？」

最初讓露菲忽略他身上疤痕和嚴肅神態，而感到他有吸引力的那種迷人微笑堆滿了維吉爾的臉。「種東西聽起來不錯……也是正經工作……你願意當我這小農夫的妻子嗎？」

「你明知故問。維吉爾，想想看：在開放的空間，種著我們自己的食物。孩子們……當然，是說如果有話……我們的孩子能在新鮮的空氣中長大，擁有那麼大的土地。」

「你覺得我們夠錢買下大片土地？」

「希羅的物價又不高。」

「最好是這樣子。妳怎麼會這樣覺得？」這句話其實不是在問問題，而是在陳述事實。露菲燦爛的微笑變成了不滿的皺眉。「你怎麼這樣說？我……也正在努力，維吉爾。我真的很在努力。」

他走過去抱著她。她試著掙脫，但立刻又被他給抱緊。「聽著，小寶貝。妳會有我這個當農夫的丈夫，會有妳一直掛在嘴邊的孩子陪伴，會有簡單的生活，還會認識所有鄰居的名字，還有——」

「還有永遠不再提起異化蟲或……R 中隊的事？」

他緊緊地抱了她一下。「妳為什麼這樣說？陸戰隊永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小露。」儘管在過去一年變得十分緊密，他們之間卻始終有一道關卡。她沒辦法理解他所經歷過的那些事物。

「那也不代表你得讓他們控制你的生活，」她說。

「不會的。」

她看著他的雙眼，臉上滿是再次綻放的笑容，就像充滿氦氣的氣球一樣。「我要當農夫的妻子了。」

他溫柔地吻了她。「我很感激有這個重新開始的機會。真的。」

「喔！該走了。身分證應該都好了。至於這位先生你呢，得在我回來之前把衣櫃清空、把東西打包好喔。」

維吉爾放開了她，走向衣櫃。他開了燈然後蹲下，拿起一堆襯衣。在衣服底下，有個塵封的軍用個人用品箱。

「你不能帶那個走，小維。」

「我知道。」

「你得把裡面的東西都處理掉，你知道嗎？不能留下任何關於我們身分的證據。爸爸跟你說過了。」

「我知道。」

「我知道這不容易。」

「是不太容易。」

她離開後，他走回去打開那個箱子。裡面那股潮溼發霉的氣味衝出時，回憶一口氣湧了上來。他已經好幾年沒打開它了。裡面有曾經讓他感到自豪的徽章，如今覆滿灰塵而變得黯淡；有一支乾了的雪茄；一根超音速刺針；一支鄂姆謝留下的違規手機。然後他摸到某種黏稠的東西。他最初的反應是立刻縮手。是蟲苔！喔，那當然不是蟲苔，他慢慢理解到這點。

「戴夫。」他說出這名字的同時呼了一口氣，將那樣東西取了出來。那是塊用了一半的藍蠟……用在噴射板上的蠟。維吉爾將它放在鼻前，深深嗅了一下。那濃厚的堅果香味將他帶回了那段他極欲逃脫的歲月。

\*\*\*

戴夫在自己的床上被異化蟲殺死。那時他正因為撲克夜的酒精而沈睡著。人生有時就是如此。

「大浪客」戴夫來自米拉納星的山托里島。他是「尖叫六人組」的會員。尖叫六人組是一個噴射板俱樂部，因為專門挑戰能拍裂山托里海岸、猶如高山般的巨浪而聞名。這些巨浪所發的電甚至為整個星球的城市提供了電力。科學家說這種巨浪的成因乃是米拉納星的三顆衛星形成的重力牽引，是種自然的完美安排。要在其他地方看見相同的景象，機率微乎其微。

尖叫六人組總是追蹤行星的水象季候。在冬天，潮流會匯聚在島邊，那時候的浪特別巨大，三十到六十公尺的浪峰像死神般從深淵湧起。分布在海岸線上的城鎮會擠滿來自各個星系的噴射板玩家，當地醫院和停屍間則擺滿了挑戰者的屍體。就是其中一名挑戰者帶戴夫進陸戰隊的。



「要不是那些沒用的廢物，我才不會跑來跟你們這些傢伙混在一起。」他會這樣對維吉爾、柏克或任何願意聽的 R 中隊成員說。「我有這副火爆脾氣算是你們的運氣。」

自治聯盟陸戰隊在各星系的監獄系統中有強力的招募機制，那正是他們發現戴夫的地方。那時的戴夫確實擁有極度火爆的脾氣。在海平面下六公里處，有間最受噴射板玩家歡迎、又常出亂子的店「酒吧法則」，大浪客戴夫在那裡和幾個調戲當地女孩調戲得太過火的遊客起了衝突。

「兄弟，我就像英雄救美的騎士一樣……走到那些小鬼面前，讓他們體會一下惹到山托里人會是什麼下場。」

他真的這樣做了，只是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而戴夫失去了控制。打破了幾個酒瓶之後，酒吧裡到處都是鮮血。急救車輛不得不來到這裡將被戴夫打成殘廢的那些渾人搬走。那時的戴夫是個骨瘦如柴的噴射板小混混，留著一頭結辮的長髮，身上還有島民的發亮刺青，正是被自治聯盟監獄裡那群小子稱為「鮮肉」的那種人。被判刑之後，一名自治聯盟招募員欣賞他將那麼多人送進醫院的火爆脾氣，便給他開了一個條件：為蒙斯克大帝效力十年，或在監獄裡做四十年苦工。當時他回了一句：

「需要剪掉髮辮嗎？」

儘管失去髮辮令他心痛，他還是進入了軍營。經過幾次藥劑和類固醇療程，他就成了母巢之戰的前線戰士，渾身多了五十磅的肌肉，並成了 R 中隊的撲克牌固定咖。從罪犯中招募進來的士兵沒有外散假，所以威士忌和賭博就是他唯一的娛樂。

他想念在大浪中度過的那些日子。他想念滑過和建築物一樣高大的深灰色巨浪；想念噴射板的離子推進器將他推得越來越高的感覺；還有他的髮辮，他十分想念那些被涼風吹得向後伏貼的髮辮。為了安慰自己，他在個人用品箱裡放了一塊史諾格先生噴射板蠟，不管維吉爾、柏克或其他人怎麼嘲弄他，不用執勤時他就會拿出來深吸一口。他知道，只要捱過十年，只要他能夠撐住，生存下來，時間很快就會過去，他會再次回到那裡，衝過山托里的冬日巨浪。

有群怪物趁感應塔故障的時候衝進薩提的基地，而戴夫就是在那時候被湧進兵營裡的異化蟲殺死的。他當時醉得不省人事，就連兵營內的警報和音波刺針的呼嘯聲都叫不醒他。當異形劃破防護門闖入兵營時，他依然熟睡未醒。當其中一隻怪物跳到他身上，莫大的重量晃動著他的床時，他依然熟睡未醒。

他醒來時，仍處於夢囈階段，凝視著那名死亡化身的雙眼。一隻有著柴郡貓那種鬼臉的異化蟲正努力咧開大嘴。他及時醒了過來，感受巨大爪子一次次插入他身體的痛楚，看著牠從他腹部掏出那些腸子，模樣就像他剪去已久的髮辮一樣。

維吉爾和柏克成功將還在戴夫身上的那隻異化蟲射倒在地，或許算得上是一種補償。

\*\*\*

維吉爾低頭看著那兩個小袋子，裡頭裝有他開始身為農夫與父親新生活所需的一切事物。其他東西都被丟掉了。他獨自待在屬於他們的小公寓，裡頭寂靜得幾乎讓人無法承擔。每次閉上眼，他

所能看到的就只有異化蟲、刺蛇或飛螳，還有關於屠殺和死亡的新聞報導。但異化蟲還是其中最多的，因為你總是最先看到牠們，也老是看到牠們。

當她走進前門時，他吃了一驚，眼睛條地睜開。淚水像條透明的血管在她臉上流淌出條紋。她用襯衣袖子擦了擦鼻子。他覺得這動作很可愛。

「喔，小露，還好嗎？」

「沒事，只是很難……真的很難開口告別。」他走上前去用手臂抱住她，她笑了。「爸爸說等情況穩定一點，會看看有沒有辦法來找我們。或許要等個一兩年。他覺得他有辦法弄到個假身分來訪。我……我會再見到他的。」

「妳已經拿到身分證件了？」

她猛地抽身，點點頭並在她過大的提包中翻找著。她取出兩份全像數位身份證，式樣和在希羅用的一樣。她抽出一份交給了維吉爾。維吉爾按了上面的小按鈕，一個全像投影從那張薄卡上顯示出來。那是他的臉沒錯，但名字和資料都與他無關。他的全像腦袋用三維方式旋轉，展示著各種角度，旁邊捲動著一段段的個人資訊。露菲透過全像觀察他的反應，咬著下唇，猜想他會怎麼回應。

「德瑞克·戴頓？」他終於開口。「我聽起來像超級英雄電影裡的角色。」

「好吧，我的新名字是喬絲·湯馬斯……可真不怎麼樣……然後我在學校裡學的竟然是生化原質學。」她按下身分證，描繪她頭部的全像投影跑了出來。「我的穿梭機再過一小時就出發了。你的是兩小時。這是爸爸的安排，以免招來懷疑。他說在抵達目的行星之前，我們不該讓任何人知道我們兩個認識。他說我們該在那裡碰面……或許在星際港……假裝是初次見面。」

「我猜從現在開始，有很多事情要『假裝』了。」

「我想也是……我該走了，維吉爾……」她悅耳的笑聲又回來了。「我是說，德瑞克。」

「過來吧，喬絲。」他和往常一樣親吻了她的前額。「我愛妳，妳知道的。」

「我知道。」然後她親吻了他的嘴唇。這個吻深長而緩慢，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身體緊密相依，最重要的是他們心靈相契。彷彿過了無數個世紀之後，她終於放開了他。「你搭的是穿梭機 3801。別遲到了！因為蟲族的威脅，安檢變得更嚴格了。」

「少了妳我該怎麼辦？」他咧開嘴笑。

「別問我。」她笑了。「到那裡見。」

於是她就走了，永遠離開他們的小公寓，和他們往日的的生活，邁向美好的未來。

維吉爾再次坐下發呆。他盯著那骯髒的牆壁整整一小時，長久以來第一次腦子裡一片空白。時間到了之後，他起身拎起袋子，走出大門。但某種原因讓他停了下來。少了什麼。他放下袋子，回

頭注視那間公寓。那裡變得空蕩蕩的。曾經融合了他和她生命的香氣已經不再。現在那只是個黯淡、樸素的空間，過去的風景如今只剩下荒涼一片。

在離開之前，他決定最好整個再看一次，以免自己忘了什麼東西。

走進臥室的瞬間，他就看到了那個東西。在那床頭邊的小桌上，那顆異化蟲牙齒安靜地等待著。他將它拾起，手指摩挲著那鋸齒狀的邊緣。那些鋸齒仍舊銳利無比，他甚至沒感覺到它劃破了他的手。直到他發現流下的鮮血，他才注意到那道細小的傷口。

\*\*\*

柏克在烏羅納西格瑪的人類基地淪陷於蟲族手中時被異化蟲殺死。就像往常一樣，疏散的運輸機再次來遲。

柏克本來是希羅星某間高等學校中的破壞飆車明星選手，一個油污滿身的飆車手，除了飆車什麼都不懂。破壞飆車是一種特別殘暴的運動，學生家長一直想讓學校禁止這種活動，但始終沒能成功。就好像舊日地球上的破壞賽車手一樣，破壞飆車的技師建造出載具，然後用他們「擊倒」他們的對手。規則近似於破壞賽車的山丘之王規則，只是時速達到每小時 190 公里，且沒有山丘，只有一大片不規則的碎石。擊倒最多對手且仍可運作的車輛是勝利者。每一年都有許多年輕男人，或偶而有些女人，因為嚴重燒傷、骨折和瘀傷被送到醫院；有少數人甚至會失去生命。柏克是箇中好手。無可置疑，那是他生命的唯一意義。上學之外的時間，他都奉獻給當時正在打造的各種車輛引擎上了，滿腦子想的只有回到賽場。在高等學校裡，他是擊倒記錄的保持人，從來不曾受傷送醫。有一段時間，他是當地的傳奇人物。

畢業之後他陷入了低潮。他不再擁有高等學校期間能夠得到的名聲、讚譽和每週一次的腎上腺素刺激感。他的成績向來不好，所以他只能做他一直以來唯一擅長的事：成為一個技工。埋首於各種車輛、運輸載具和禿鷹摩托車。兩年之後，所有記得他往日光榮的啦啦隊長都已前往其他的星系，或展開新的生活。趁空檔回去練習時，學校中新進的飆車手們原本會給予他的熱情激賞也因為他們都覺得柏克的紀錄是有辦法打破而日漸冷卻。他在這個小地方上的名聲已成了日益黯淡的記憶。

地下破壞飆車聯賽是黑道舉辦的。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為他們工作代表著要面對作假的競賽、不穩定的收入，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名譽。儘管柏克十分懷念那種衝刺的快感、引擎的嘶吼聲、從不舒適的便宜椅子傳來的震動，比賽時那種彷彿讓周圍世界都變得模糊的激烈心跳，以及朝對手加速疾駛時腦袋放空的感覺，他還是不願意由某個地下老大操控他的勝負，就為了賭注必須偶爾放水輸一場。柏克對自己所擅長的感到十分自豪，他無法想像如果放棄了會怎樣。

但他確實想念那種衝刺感，想念在場上比賽的感覺，那種任何時刻都可能喪命，唯一能仰賴的只有自身專注力的感覺。那種夾在狂暴之中的專注讓他感受到生命。少了那種感覺，他開始感到死氣沈沈、生命漫長，就像其他人一樣。就在這時，一個自治聯盟陸戰隊的全像廣告吸引了他。蒙斯克大帝激昂的聲音搭上渾身覆蓋鋼鐵的陸戰隊員射擊沉重電磁步槍的影像，讓他興起離開希羅星並加入陸戰隊的念頭。或許他能夠擊敗宇宙中這個威脅。

幾天之後，他已經到達圖拉克斯二號星的營地。一開始，他以為以他的資歷，會被派去當禿鷹或坦克駕駛員，但陸戰隊裡不缺這種人手，他們需要的是身為步卒、砲灰的前線陸戰隊員。維吉爾·凱恩和柏克一見如故。凱恩獲得了忠心共患難的好兄弟，幫助他執行命令，柏克則獲得了離

開破壞颯車之後，難得的真正朋友。他們會聊到深夜，喝著一瓶瓶的威士忌，分享只有一同經歷過生死決戰的戰友才會分享的事情。凱恩對比他年幼少許的士兵坦開心胸，告訴他自己從不覺得能夠找到一個愛她的女人，因為他骨子裡壓根就是個陸戰隊員，女人的直覺能夠察覺到這點。柏克努力想幫他打消這種念頭，但兩人都知道其中有點道理。柏克告訴凱恩，他從沒想到自己還能重溫在高等學校裡的那種成就感，那種想法曾讓他陷入無比的恐懼。

異化蟲殺死柏克時，基地已經淪陷了，還沒倒下的建築大多陷入火海，飛螳從上方俯衝進行轟炸。維吉爾和柏克用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所能跑出的最高速度跑向集合點。指揮中心說運輸機已經在那裡準備進行撤離。但指揮中心的話永遠不可靠。

「他媽的運輸機在哪裡！？」維吉爾對他的通訊器大吼，一次劇烈的震波在他腳邊爆發。

「沒人回答，」柏克邊說邊轉身胡亂開著槍。「天啊。」他驚愕地低聲說。整個宇宙中，沒什麼比無數異化蟲如洪水般湧來的景象更讓人感到恐懼。數以百計的異化蟲蹦跳著，衝刺著，把人撲倒撕裂，讓建築化為碎塊。牠們是所向披靡的大軍，純然由褐色和紫色的軀體、利爪、尖牙構成的生體之海。一群眼神空洞的怪物。

柏克繼續開火！

「快停火！」維吉爾要求說。「繼續移動，士兵。你這樣只會吸引牠們的注意……這場仗已經輸了。快！快走！走啊！」

「該死，中士，我想要宰了這些渾蛋。」

「給我走就對了！」

「有什麼用？小維，撤離部隊把我們丟在這裡了。天上沒有運輸機的蹤影。這就是我們的最後防線了。」

「這是命令，柏克……該死，算了。就當作是為了我，為了你的朋友吧，這與軍階無關！」維吉爾只需要說到這裡。柏克毫不遲疑地停止射擊，轉身開始奔跑。

不久之後，天際出現兩架運輸機，彷彿紅色的希望信標。

「來了……他們來了。」

「快跑！」

一隻飛螳很快就看見了這支援軍，追上了那兩架人類船艦。兩艘運輸機分散開來，其中一艘試著吸引那隻飛螳放棄另外一艘，再甩掉牠。飛螳跟了上去，於是另外一艘運輸機在空中劃出弧線直飛集合點，維吉爾和柏克就站在那兒站著揮手。

運輸機的艙門打了開來，一個女性的聲音從裡面傳出，「自己上來抓穩了，小子！」

就在兩人準備跳上船時，尖銳的聲響劃穿了頭頂的天空。不是蟲族，而是另一艘運輸機失去控制，機身著火冒煙，旋轉著朝他們的位置衝來。千鈞一髮之際，等待著他們的運輸機緊急爬升，試著躲開墜機之後的爆炸，留下維吉爾和柏克匆忙尋找隱蔽。

砰！！

運輸機撞上地面時，整個大地都動搖了。彩帶般的火舌在集合點竄出。空中那艘運輸船轉頭尋找接引維吉爾和柏克的合適角度。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那熟悉而恐怖的咔嚓聲，因數量變得更大聲了。上百隻說不定有五百隻以上的異化蟲正朝他們衝來。

「中士快跑……該死，維吉爾，快跑！」

「柏克，跟上！這是命令。」

但他沒有跟上，反而轉身面向蜂擁而來的異化蟲，用最快、最重的力道按下扳機，直到那群異化蟲有如拍裂海岸的巨大浪濤一般將他淹沒。蟲群的衝力是如此之強，踐踏著他倒下去身體，彷彿他從一開始就不在那裡一樣。少數幾隻停下來撕碎了他的身體；其他異化蟲把注意力放在維吉爾身上，這名中士仍朝著等待的運輸機跑去。

「快點，士兵，快點。別回頭！」駕駛員高聲叫著。

維吉爾就這樣跑著，儘管全身上下的神經都呼喚著他回頭，看看是否有機會看他的朋友最後一眼，看看他是否還活著。他知道這種想法很可笑，但他真的這麼希望。終於，他到了之後跳進運輸機。但進來的不只是他！運輸機升起並調整方向時，有隻異化蟲趁著關上艙門的瞬間飛跳了進來。

「快開槍，那東西上來了。」駕駛員在恐懼中盡全力讓運輸機飛出火場，而在離她這麼近的地方冒出一隻活生生的蟲族更讓她驚慌失措。從空中看去，異化蟲就已經夠可怕了，在這個距離，牠簡直就是活生生的惡夢。

維吉爾靠在運輸機的金屬船殼上。闖進機艙的異化蟲用恐怖的速度朝他衝來，舉起利爪準備攻擊！在近距離之下，維吉爾的音速刺針將異化蟲的頭部打得血肉模糊，成了一團長有牙齒的爛肉。但牠沒有停下。那怪物繼續衝了上來，爪子朝維吉爾的身體揮下，將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連同底下的血肉一起撕開。維吉爾痛苦地叫著，手裡的步槍落到地上。那隻異化蟲就快死了，但仍然有能力舉起牠的爪子再次發動攻擊。

就在那時，維吉爾行動了，驅散了因失血過多而盤據他意識的黑暗。當利爪第二次朝他落下，維吉爾揮拳正中那隻異化蟲的臉，將牠的牙齒打碎並讓牠整隻向後飛彈。維吉爾擠出身上最後一分的意志力衝向前去，用上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的全部動力，再次揮拳打在異化蟲的身上。然後一拳，又一拳，再一拳，直到那生物不再動彈，他才側身倒地，任由眼前的世界變得黑暗。

之後，他在醫院裡醒來。他只記得在他昏迷前看見的最後一樣東西，是緊緊握在他聯製陸戰隊戰鬥裝甲的鋼鐵拳頭上的斷裂異化蟲牙齒。

柏克死了。R 中隊在基地遇襲的過程中被全數殲滅，維吉爾是唯一的倖存者。

\*\*\*

手包紮好之後，維吉爾戴上那顆牙齒走向前門。他知道自己不該帶走它，沒有哪個希羅的農夫會擁有用異化蟲牙齒做成的項鍊，但是他就是無法捨棄。他將牙齒確實地塞入襯衣的領口，以免被其他人看見。但他知道它就在那兒。

街道因為匆忙來去的驚慌市民而亂哄哄的。一個二十公尺高的全像主播正在播報發生在整個星系的事件。影像顯示出蟲群的襲擊正從星球之間蔓延開來。維吉爾盡量不去看那些報導，他盡全力讓臉孔朝向前方，心中目標明確。

走過轉角時，他看見一群男女群聚在自治聯盟的徵兵處。隊伍總共有兩列。一列寫著新兵，另一列則寫著召回士兵。戰爭如火如荼，士兵們正在加入戰鬥的行列。

維吉爾加快了腳步，試著不去看身後那些簽署文件、盡著自身職責的男男女女。他走到了轉運站，坐在一張長椅上，等著前往庫茲星際港的下個班次。指示牌上顯示巴士正在入站，想必馬上就會抵達。

旁邊另一個螢幕上正在播放著 UNN 的新聞。他能看見蒙斯克大帝站在傳奇指揮官沃菲爾將軍身邊的指揮台。畫面下的走馬燈不斷更新著，死亡人數正在上升。

維吉爾沉默地坐在那裡，耳邊幾乎能聽見那咔嗒聲。他發誓自己聽見了異化蟲的高頻率尖嘯和步槍開火混雜爆炸的聲音。他閉上眼，只能看見數以百計的異化蟲爬向他，就跟牠們爬向柏克、戴夫、鄂姆謝和其他許多陣亡戰友時相同的景象。這畫面充斥在他的腦中，長久以來一直都是這樣。他永遠無法逃開這一切。他張開眼，意識到了這點。

一陣響亮的尖嘯從角落傳來，巴士已經進站，漂浮在離地約一公尺的地方。引擎的熱浪撲面而來。維吉爾抬頭看去，駕駛員打開門好讓他進來。維吉爾只是坐在那裡，聽著巴士的引擎聲響。那讓他回想起禿鷹機車呼嘯到戰場上的聲音。

「嘿，老兄，你是打算在那裡坐上一整天，還是要上車？」

維吉爾看了那男人好一會兒。終於，他站了起來。「不，先生……很抱歉。我只是……在這裡休息。」

「喔，那去你的，老兄！要休息別在停靠站休息……你這傻子！」那司機加速走了。

維吉爾走回了街道上。

在他走向自治聯盟的徵兵處時，他在街邊一個垃圾桶停下腳步。他從袋子裡取出了偽造的身分證那是他展開新生活的鑰匙，能幫助他遠離異化蟲和戰鬥的鑰匙。有陣子，露菲和他在一起的畫面浮現在腦海之中。他們在希羅星的土地上耕種著，美麗的孩子們追著他們身後邊跑邊格格笑著。他們的笑聲就和他們的母親一樣悅耳好聽。那是他本來有機會擁有的生活，一個對一名投身戰火的陸戰隊中士來說是陌生而不可及的生活。



他將偽造的身分證丟入垃圾桶，手伸進領口，掏出那顆鋸齒狀的異化蟲牙齒，驕傲地展示給所有人看。那是榮譽的象徵，他最驕傲的勳章。

不久之後，維吉爾站在自治聯盟徵兵處的隊伍裡，和其他曾與蟲族面對面交鋒的老陸戰隊員站在一起。和理解他曾經看過什麼，經歷過什麼，並知道為什麼他永遠和未曾經歷過的人們有所不同的戰友們站在一起。

《完》